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九目錄

韋肇

駕幸春明樓試武藝絕倫賦

欽器賦

撲滿賦

金劍出匣賦

瓢賦

沙隄賦

孫宿

對讖書判

史覲

仁壽鏡賦 并序

丹甌賦

韓述

奉天皇帝長子新平郡王墓誌

王諫

爲郭令公出上都赴奉天行營救賜錦戰袍并口

脂等謝表

爲劉相請女婿潘炎罷元帥判官陳情表

爲郭令公請授親王四節度大使及五府大都督
表

安西請賜衣表

唐瀛州景城縣主簿彭君權殯誌銘

豆盧誥

嶺南節度判官宗公神道碑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九

韋肇

肇宰相貫之父大厯中爲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爲元
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改秘書少監載誅除吏部侍郎諡
曰貞

駕幸春明樓試武藝絕倫賦

以弧矢之利
威天下爲韻

有武備者國之嘉謨習武事者人之令圖其在易也徵之
擊柝其在禮也取彼懸弧蓋居安慮危而兵不可去策名
委質而藝不可無我皇富有四海光宅八區然猶軫懷未

達惕慮不虞欲以廣盛業於二柄選雄才於百夫時乃駕
幸於層樓闢場乎九軌森其羽衛揭以弧矢列簪佩而儼
立端冕旒而高視詔曰惟爾力人惟爾爪士食我場藿今
則至矣歌乎采繁試可乃已於是拜手稽首足之蹈之騁
技於非常之日爭鋒於拔類之時則有六鈞用壯百中無
疑和容就列省括於茲射用藏弓不獨主皮之善發殊罕
忌而無失鵠之嗤可謂措杯至習舍拔必至盡其妙而不
棄前修擅其功而若有餘地天顏既矚且賞麗龜之功人
意所傾敢爭射隼之利又若蒙輪之俊超乘如飛騁廣場

之永埒覽繁弱而忘歸左旋右抽擢兩肩於敏手奮髯增
氣示衆目以餘威立表取準臨危應機盤過身之矛所投
皆中執如組之轡所向無違宸心用多其勇捷觀者咸服
其精微至有術非五善取非十全不能定是非於己分而
又爭利害於君前莫不心戰股慄落羽驚弦豈搜揚之不
至諒工拙之相懸夫試也者爲求於衆捷也者爲同於天
非僥倖之可竊用旌勸之無偏是以詣闕者數百計而升
明者纔一二焉其或進而不濫動必合雅靡蹲甲以自媒
思觀禮之見假始僂俛於法度忽蒼黃於取舍信其命而

金史卷之二十一
卷四十一
有之亦不得而無也宜乎召墨客授行者書絕藝於詞臣
傳不朽於天下

欹器賦

若夫天地忌滿鬼神害盈方輿以之東缺圓蓋以之西傾
百川因茲灌注七曜由是貞明故聖人以沖虛作式賢達
以撝謙為情於是盤孟設誠几杖必紀金人貽誨於周書
撲滿流規於漢史順之者福逆之者恥乃垂訓於小人咸
取象於君子豈若方圓有度規矩合儀不虛不滿能安能
危考眾器之論最實莫先於宥卮不隨日兮時昃不與月

今暫虧體執謙損性尚沖撝知盈槩而必覆故止足而何
期惟上聖之設法處中庸而在茲使廉恕以效貪殘改質
金張可望形而謝寵許史可覩容而辭秩疏廣感此而挂
冠范蠡勗茲而自逸覽斯器之爲美何餘物之能匹原夫
出自聖者之心成乎匠人之手匪雕匪刻可大可久鄙巨
壑之難盈惡漏卮而虛受寧取類於瓦杯以供堯舜不願
同於金爵惟資桀紂故一化於陶鈞歷千載而不朽由是
魯君之廟置諸戶庭左鄰東序右界西扃惟仲尼之多聖
賴弟子而爲銘僕又何德輕塵翰墨雖不假於先容實有

愧於觀國

撲滿賦

夫以天覆高兮地載卑道幽元兮不可窺日始中而還昃
月將盈而復虧滿而不已則溢高而不已則危誠古聖之
深戒作來者之明規示予以倚伏教予以謙撝雖蒙昧而
不敏請將心而事斯故遠求類物近方諸已鸚鵡何智兮
隴坻先鳴靈龜何愚兮長塗曳尾智者糲兮受雕籠之斃
愚者福兮終廟堂之祉信通塞之暫昧乃榮枯之一指何
茲器之雖撲以堪誠而成珍稟質陶甄之匠賦容埏埴之

人不雕飾以眩目寧儉素以全身始含虛而任受忽多藏而累真入之有徑出之無因其滿也渾兮似蚌珠未開於重淵之下其折也杳兮若鷄卵初分於太古之辰豈不以驟積而靡散貴得其豐孰知其難裂陶鎔之瓌瓌出金錢之粲粲見之者無不興嗟聞之者盡皆含嘆若夫窅窅宦子營營市人若恥貧賤之域同趨富貴之津得利足以潤已至盈足以敗身猗歟前跡安可再循予遂削營欲之心守謙光之道念此物之雖賤宜吾人之所保鑿周鼎之覆餗看魯器之傾倒猥逢長倩之贈永爲子孫之好欲窮墨

妙之意以養太元之草

金劔出匣賦

以金劔開匣光射霄漢爲韻

劔者主生殺之氣匣者同隱見之心鳴於其中或幽閒以爲恨出乎其外信利用以則深豈徒飾以瑇玉比之兼金剗雄銚而不舉緘異氣而嘗沈者哉故劔利於人匣因於劔蓋所以爲重俾神物而不褻亦所以表能將瑞光而亦驗其始也若耶之溪澗赤堇之山開良金旣選歐冶爰來合純精而鑄鍊召太一與風雷厥功旣勤曠歲月而方就厥狀斯見法陰陽之所裁於是工技之儔金鏤爲匣制其

象也錯玳瑁與瓊瑰韜而藏諸秘龍鱗與龜甲故楚王之
未識我含其章風胡之將鑿我耀其光發匣而覩爛然非
常環啟蟠以吐月刃披雲而降霜若金隄始開橫秋水之
漫漫如青天欲倚散陽彩之煌煌夫惟義也動而必言夫
惟神也行而無跡號龍泉而其善可珍指斗牛而其光可
射用晦之際思顧盼而無遺出幽之時思佩服之無斃伊
昔三劒氣凌九霄臨敵高揮而血流千里復讎虛擊而疾
不崇朝苟蒙蔽而未發雖晏陰之莫昭且劒之在匣蓄銳
而誰玩劒之出匣器利而能斷亦將試銛鍔於鯨鯢決浮

雲於天漢或提携之未及尚埋淪而可歎願進用於張華
如見知於雷煥

瓢賦

以豈徒用乃
可珍爲韻

器爲用兮則多體自然兮能幾惟茲瓢之雅素稟成象而
瓌偉安貧所飲顏生何愧於賢哉不食而懸孔父嘗嗟夫
吾豈離芳葉配金壺雖人斯造製而天與規模柄非假操
而直腹非待剖而剝靜然無似於物豁爾虛受之徒黃其
色以居貞圓其首以持重非憎乎林下逸人何事而喧可
惜乎樽中夫子寧拙於用笙匏同出詎爲樂音以見奇牢

盃各行用謝婚姻之所共受質於不宰成形而有待與簞
食而義同方杯飲而功倍省力而易就因性而莫改豈比
夫爾戈爾矛而勞乎鍛乃礪乃於是薦芳席娛密座動而
委命雖提挈之由君用或當仁信斟酌而在我挹酒漿則
仰惟北而有別充玩好則校司南以爲可有以小爲貴有
以約爲珍瓠之生莫先於晉壤杓之類奚取於梓人昔者
滄流曾變蠡名而願測今茲廟禮請代龍號而惟新勿謂
輕之掌握無使辱在埃塵爲君酌人心而不倦庶反樸以
還淳

沙隄賦

以隱以金椎樹
之青槐爲韻

遵大路乎新謀倚善人之廣運沙之積也得禦濕之宜隄
乃名焉審用功之分爰謀爰度是築是隱使夫晴靡澆确
之煩雨無塗潦之窘若然者施之城闕豈但三條之通用
之郊坰可以千里而近伊功足紀斯美奚擬臺或虧簣我
終始兮無然山不讓塵我包含兮亦爾應物兮寧倦安卑
兮詎恥俾時行各得其所由故日用不知其所以君勿謂
泥滓之賤君其乘宏益之深高而不危仰諸侯之殊化直
而能正定志士之夙心何止禦浸淫而爲岸或當披隄池

而揀金其處也周帝城之內徒有羨於瑤池其堅也雖眾
人之力固自得於金椎亦由道存而命舛天縱而非師是
以遽奔衝應馳驚洞萬戶兮旁啟紛九門兮爭赴往來相
接見軒蓋之成陰蹊逕自開何桃李之足樹役無妨時利
莫尚茲豈踰於衢且以夫大爲防也能保其固匪同中聚
而雨之仰對高闕兮熒熒夾植喬木兮青青無偏無頗庶
託情於王道不騫不圯長委質於地靈願得乘御輦蔭宮
槐敢邀功於捷徑期展効於微埃徒以爲臨曲沼登高臺
誠不如賦沙隄之盛觀足以騁作賦之才

孫宿

宿贈僕射逖子辟河東掌書記代宗朝歷刑部郎中中書舍人出爲華州刺史

對讖書判

乙家有論語讖鄰告其蓄禁書科徒一載郡斷無罪未知合否

先聖立言蓋非爲已後學敬教可以潤身且非亂常如何議辟乙門殊闕里室有儒書雖則家藏未遑邦禁同原伯之不悅或可見非比韋氏之能傳實惟濟美鄰人誠爲妄

糾彼已未越彛倫遽欲論刑何縣吏之從昧不置於理知郡司之有孚

史翹

翹官京兆尹出鎮山西東道爲亂兵所害

仁壽鏡賦

并序

天寶初有獻書闕下者言巴蜀之間有石鏡見於巖之半仁壽之字昭然可觀僕深奇之因而爲賦

主上恢大寶闡鴻休仁風揚而元德布壽星輝而皇化流故得仙靈啟瑞石鏡涵秋無往不形鑒乃侔於止水有鼎

而應道可以喻虛舟懿夫化自天鈞質非鎔造亭午光射
靈朝曙早來洞穴之九仙對商山之四皓炳崐岫之龍燭
倒風壇之竹掃光能照乘不遺罔象之珠跡在幽巖爲啟
崆峒之道動如秋水之澄皎如寒雪之凝駐清夜之圓月
挂長河之片冰其形不由於拂拭其勢豈假於鉤繩君則
無心惟德之斯感山非自爾喜神之有憑左猿吟右虎嘯
萬籟相聒羣容必召雖復晉有金飾之美魏有銀華之妙
何如庸魅而野鹿羞窺愛舞而山雞自照昔之寫形仁壽
見瞻咸陽倚玳瑁而稱麗挂珊瑚而益光名傳歲月事著

縑緗咸播美於千古孰歸功於我皇鏡爲之鑒與明德之
合符石類於金惟聖躬之初應可以示後世之千葉可以
軌前王之萬乘記事之簡以光良史之書頌美之詞更動
詩人之興法天法地之謂仁不騫不崩之謂壽惟仁也故
能昭泰惟壽也故能長久萬人咸識鄙石室之仙經六體
自然輕漢園之卧柳我大君猶抑而不納謙而不有小人
無益於補天庶斯文之不朽

丹甌賦

以國有豐
年爲韻

皇矣上帝臨下有則元德升聞榮問充塞三光明而品物

昭報四氣序而黎人不忒雖休勿休惟靜惟默偉夫自然
之丹甌方作瑞於明德應皇運而無疆報時豐於有國其
業可大其功可久既申命以自天類有孚而盈缶循環外
映爰假象以爲名濩落內虛信當無而入有明夫既耨既
穫表此不稂不莠將有開而必先固茲器之可守天應靈
貺人期至豐不汲而滿將寶鼎而齊列不炊而沸與溫泉
而比崇異鈞陶之有作符造化之爲功千箱以之而發詠
萬姓無嗟乎屢空且夫人爲國本食乃人天朝有代耕之
秩野多擊壤之賢豈不以休徵畢至瑞應無邊正色斯呈

以明於聖感天資可尚是表其豐年影亭亭於瑞日光泛
泛於祥煙九功咸序八政攸先超三皇而軼五帝尚何足
夫比肩

韓述

述代宗時人

奉天皇帝長子新平郡王墓誌銘

維永泰元年歲次乙巳二月十七日新平郡王薨於西京
之內邸春秋四十一粵以其年五月七日遷窆於萬年縣
龜川鄉細柳原禮也王諱儼字伯莊睿宗之曾孫元宗之

孫奉天皇帝之長子也。幼而溫良，夙乃碩茂，動皆執禮。言必稱詩，皇孫之中德行推美。周邦右戚，漢典開封，代繼讓王之尊親，承太伯之嗣先朝友愛，奕葉追崇，常住南楚之風。每翫西園之月仁者，不壽遘疾而終。皇上軫棠棣之悲，懷雁行之慘，輟朝震悼，義切天倫。鶯遽云封，龜占從吉。俄辭舊邸，言向佳城。近灞陵之高原，當細柳之古地。丹旆將引，元甲啟行。器備飾終，禮有異等。嗣子年在童幼，執喪而哀。詔葬之儀，悲深先遠。豐碑之寔，詞在刊銘。銘曰：

文昭武穆，天孫帝子。好古推賢，樂善歸美。親承太伯業，繼

賢王漢屏斯重周卿有光人閱於水夜遷於壑長坂蘭摧
小山桂落細柳之地灞陵之川泉扃一閉幽燧千年

王諫

諫元宗時人

爲郭令公出上都赴奉天行營敕賜錦戰袍并口

脂等謝表

臣某言臣今日巳時至臨臯驛西開府魚朝恩見奉宣進
止賜臣錦戰袍等又未時至管城驛縣中使至賜臣瓜兩
顆聖慈薦及寵賜頻加榮有同於衣錦恩乃及於挾纊重

金定三月二
卷四十三
三
裘莫比被練非堅以此臨戎期於盡敵況傅之香澤分以
甘瓜推食解衣未足爲喻誓當畢命少答殊私身膏草野
實伸至願無任受恩稠疊之至

爲劉相請女婿潘炎罷元帥判官陳情表

臣晏言臣實凡淺謬典樞衡元元未安庶政多闕涓塵罕
錄尸素空慚臣女婿元帥判官駕部員外郎知制誥潘炎
入侍帷幄又司戎政嫌疑之地顛沛是憂頃者累表陳聞
冀炎得歸省闈不謂天聽未達尚阻愚誠內懷冰炭若墜
泉谷臣某誠惶誠恐臣聞統天下者以天下舉直錯枉不

私其親故能啟至公之門塞羣邪之路伏惟元聖文武皇帝陛下紹休聖緒惟新寶歷內釐百揆外清四海鷓鴣之士充庭漸階而臣與潘炎俱忝近密兵權國政在臣二人是使惡炎者易爲辭嫉臣者易爲毀倘炎獲戾臣無以見雪脫臣遇謗炎無以自明此臣所以寤寐兢兢罔知攸止昔霍光爲大司馬長女婿度遼將軍范明友次女婿羽林監任勝爲東西宮衛尉威勢崇重冠於一時不能抑退卒見傾覆前史所惡書而貶之又劉宏爲鎮南將軍事時朝廷以其女婿夏侯陟爲襄陽太守宏表陟親戚舊制不得

相監有詔聽從竟免禍敗先賢所尚美而書之臣雖才謝
古人智不經遠每憂覆餗大懼妨賢竊惟瓜李之嫌寧望
桑菴之許今是以瀝肝上請昧死聞天必元帥藉炎諮謀
則臣甘引退如或廟堂留臣擇用伏願終許罷炎庶遂劉
宏之心無成子孟之禍無任懇願迫切之至

為郭令公請授親王四節度大使及五府大都督
表

臣某言皇太子者王之枝葉固當使之繁茂以蔭本根國
家自頃以來率由此道莫不重其職任以維四方如朔方

范陽河南隴右劍南等州節度大使并五府大都督一切並用皇子以相監統內以制姦宄外以威寇戎雖未合封建舊章亦所以廣維城磐石之義也自羯胡肆逆海內糜沸務求武將授以兵權於是大使大都督之職廢而不復用矣近日僕固瑒梟夷之後陛下以朔方巨鎮寇逆未平將授其使賜臣靈州大都督單于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使此一時之事非經久之術今妖氛電掃中外小康忝職樞衡代天理物固合遵守舊典宣明國章豈可復竊大名紊亂常式此臣所以內外冰炭俛仰增慚伏乞選之親王

授以斯任俾臣兼靈州長史及副大都護節度大使佐理其中并諸府節度亦望準此處置四夷聞親王分鎮必當遠近畏威將亦絕其覲心不敢妄動又大元帥頃者並無親王爲之自皇太子冊在春宮遂罷斯職今但置元帥司馬而元帥未有其人四方將帥之臣無所稟命亦望陛下復授皇太子以振兵威此國家要務也臣前月已具聞奏陳其事猶懼陛下未察愚言不以爲念是以敢再三抵冒昧死上陳倘允臣所祈天下幸甚無任懇願之至

安西請賜衣表

臣奉某月日敕令臣河西揀招五千人赴磧西逐面防捍
者臣到安西之日安西早已翻營軍令有行困不敢息鐵
衣不解吹角便行邊庭路長去去彌遠往還三萬里辛苦
二周年朝行雪山暮宿冰澗溪深路細水麤闕二大約一
程少亦百渡人膚皴裂道上血流畜蹄穿跂路傍骨積征
馬被甲塞草不肥戰士戎衣胡風盡化今邊秋早冷赤肉
迎霜臣準敕放還實恐磧途凍死伏惟矜慈育物遠念單
寒請令安西給付綿帛蓋其凍露路免僵屍生入鐵門死
將不朽

唐瀛州景城縣主簿彭君權殯誌銘

有唐建中二年歲次辛酉十一月三日瀛州景城縣主簿
彭浼字巨源卒於官明年十有一月季弟字長源迎神葬
於古漁陽城北采貴里之原存歿急難於此極天倫之感
君之先世祿至高祖奕葉瓊枝在邦已聞曾祖順皇朝都
水使者祖杲御史中丞嶺南採訪使考棲梧蒲州司馬生
君身長六尺性倜儻善屬文工楷隸廣德中有季父仕於
恒因省遇亂來遊幽薊與宏農揚鑄太原王譜河東柳挺
以文相友爲當時高唱及太尉遂寧王司徒義陽公魯衛

更榮秉旄此府恩殊寄重深沈朱戶君嘗儒服曳裾宴語
東閣雖梁邱之待孫羊竇家之歡崔班彼一時也無何李
惟岳以恒趙叛有詔司徒討逆議者若師出乎闕一莫之
間屣履資糧佇我文吏君解巾始拜此命縣與賊鄰防虞
初闕萑蒲之盜起於倉卒長吏請避寇君曰擊柝待暴家
人有備況國邑乎苟逃下闕

豆盧誥

誥永泰時人

嶺南節度判官宗公神道碑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三十九

王諫 豆盧誥

十五

夫工文者或懦於勇烈善武者或昧於政理徐則失於斷
疾則寡於謀至若文而有勇武而有政徐而能斷疾而能
謀者公有之矣公諱義仲字義仲其先南陽人也高祖出
宰榆次因家太原昔宋襄公之母弟教仕於晉至伯宗爲
三郤所害州黎犇楚其子家於南陽以王父字爲氏公其
後也遠祖均東漢爲九江太守累遷司徒六條分而千里
雲行五教敷而四方風動厥有成績罔或不臧自東漢迄
於聖代英賢間發史牒詳焉曾祖隋雍州牧鄱陽將軍諱
義國之選也烈考皇靈州錄事參軍諱良獻人之望也皆

續承前緒垂祐後昆秉德不回世濟其美公則靈州府君之仲子也允文允武惟忠惟孝卅歲失趨庭之訓絕漿有類於參乎弱齡喪倚門之慈泣血不殊於柴也曾未弱冠克自激昂不安顏子之貧遂投班生之筆乃慷慨而言曰文武不墜在人宏之遂從安思順破魚海敗五城授上柱國又從哥舒翰破吐蕃收九曲前後討伐稠疊勲庸累遷遊擊將軍左武衛中郎將暨乾元中秦州防禦使都督楊公公之懿親邦之碩德也懷郭有道之深識行祁大夫之內舉以公才兼文武德備剛柔表爲司議參軍尚賢也至

上元初楊公爲同州刺史又表公兼韓城令當縣團練使任能也櫬槍未攘獫狁孔棘旣因之以師旅又加之以饑饉寇盜蟻聚於我疆黔黎鳥散於他境城壁頽圯鄽戶閉隳嗷嗷彼方望公如歲公於是完城郭修器械均賦斂峙糗糧城郭之完也則轟長雲以倚天器械之修也則騰勁霜以撲地均乃賦則流人不召而來峙乃糧則軍士不戒而備農狎於野商復於肆去其煩苛敦其簡易曾不期月而人知所庇解印未幾朝廷多之遷澄城令無何楊公拜御史中丞嶺南節度乃諮參公謀授以參軍時宦官呂太

一怙恃寵靈凌虐神主前節度張休爲之棄甲公於是稽
韜畧演遁法算之以孤虛考之以風角潛軍間道克復舊
藩甲士不勤而凶黨殲矣所謂不戰而勝者也乃大貢方
賄丕敘庶績朝議嘉焉授大理少卿兼監察御史仍充節
度判官懋賞也棘署亞卿表其赤心而刺外柏臺柱史俾
其白簡以正邪方將振翼南溟竭誠北闕曜威靈於象郡
布渥澤於龍川豈上天不惠降此大戾閱水去而不留藏
舟奄其長逝以永泰三年四月六日寢疾捐館於上京務
本里第春秋四十有二以其年五月十八日葬畢陌原禮

也公之元昆曰夷仲早世而殞公之季弟曰昌仲爲光祿寺丞撫孤追往號慟靡及惟公禮以檢身忠以奉國其事上也敬其臨下也簡御衆以寬撫孤以義率性而仁愛及物因心而孝友過人從官之祿利散霑於疎屬承家之資產悉付與同生宗族之所嗟稱寮友之所景慕者也夫人昌黎郡君豆盧氏太原交城令元偉之孫寧州真寧尉廣洽之女也調諧琴瑟志厲冰霜施衿結縭作嬪君子婉孌淑慎宜其家人伯道無兒豈獨悲於晉史共姜誓死寧專美於衛詩痛失翼於凌虛思招福而遺有終願削髮禪寂

衲衣空門愍幼女之未嫁抑深心而少止歲月逾邁陵谷
有遷願播芳猷記之貞石詵也不佞知其爲人哀彼譚公
念茲歸祔乃爲銘曰

於穆君子問望不已文武並茂忠孝兼美德所立兮奕奕
韓邑嗷嗷疲人命公爲宰厥政惟新化所及兮小臣不帥
肆虐荒裔師徒不勤渠魁自殪資令謀兮聖朝懋賞俾崇
乃秩卿月照庭臺霜輝質沐鴻休兮天地不仁殲我邦彥
百身莫贖孰不興怨行之積兮孀妻孤女魂斷骨驚爰紀
貞石永播芳名美無斁兮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四十目錄

閻伯瑾

黃鶴樓記

王佑

成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右僕射

兼御史大夫恒州刺史充管內度支營田使清

河郡王李公紀功載政頌

并序

王綽

代路冀公賀改元赦表

郭少聿

黃山三祖塔銘

并序

鄭淶

唐故左武衛郎將河南元府君夫人滎陽鄭氏墓

誌銘

程皓

駁顏真卿論韋陟不得諡忠孝議

叔孫元觀

仲冬時令賦

徐浩

書法論

古跡記

雷琴銘

唐徐氏山口碣石題刻

唐尚書右丞相中書令張公神道碑

封演

說潮

魏州開元寺新建三門樓碑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四十

目錄

三

竇叔蒙

海濤論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四十

閻伯瑾

伯瑾永泰時人

黃鶴樓記

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禕登仙嘗駕黃鶴返
憩於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迹存述異之志觀其聳
構巍峩高標龍嵒上倚河漢下臨江流重簷翼館四闥霞
敞坐窺井邑俯拍雲烟亦荆吳形勝之最也何必賴鄉九
桂東陽八詠迺可賞觀時物會集靈仙者哉刺史兼侍御

史淮西租庸使鄂岳沔等州都團練使河南穆公名寧下車而亂繩皆理發號而庶政其凝或逶迤退公或登車遠遊必於是極長川之浩浩見眾山之壘壘王室載懷思仲宣之能賦僊蹤可揖嘉叔偉之芳塵迺喟然曰黃鶴來時歌城郭之並是浮雲一去惜人世之俱非有命抽毫紀茲貞石時皇唐永泰元年歲次大荒落月孟夏日庚寅也

王佑

佑永泰中官支度判官朝散大夫行監察御史

成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右僕射

兼御史大夫恒州刺史充管内度支營田使清

河郡王李公紀功載政頌

并序

惟天正明命聖人保成允寧萬邦克易我沴嗚呼君非臣
無以化化臣非君無以贊贊明明君臣品

闕三

陰陽載

字

草木咸

闕一

兆人康

闕一

壬寅歲寶應皇帝嗣位敬統

舊服惠周於下下罔不格冬十一月我亞相公忠志率東

諸侯

闕一

出復命元元以貞集太和也先是祿山構亂朋

毒中夏

闕一

政恤刑覆忠良殖姦宄蒸人側側不貳率乃

戮公越在東土受制宇下爲侯於恒克哀復寧邊在王室

誕宣我化靡

闕一字

爾凶敷聞帝庭奉若元命帝曰休才正

侯良才授恒州刺史封密雲郡公表獻臣也越二年思明

肆虐羣侮王度擅煞無人薄三川威五長搢紳管管不自

即乃工公執在厲階登若股上罔拂祇命命我亞

闕三字

我

闕二字

恤遺

闕一字

人心

闕三字

德式

闕

庶欲歸於本朝朝廷嘉

茂功錫丕命授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成德軍節度使清

河郡王賜姓李改名寶臣詔曰懿審奉天威保乂邦本是

用司國樞威憚姦回改革風俗是用總朝憲率寧全趙開

復東土是用苴白茅昭崇武功允正師長是用援

闕四字

維

城宗我姓

闕四字

本爾名銘之景鐘以憲於後公固讓不獲

祇奉天之明命惟祖惟父佐世有勲享祿無及公大其門

公天委全德

闕二字

有邦忠孝剛義明直

闕一字

亮家用自我

位敘宜才初公牧恒元年偽也偽師剋恒恒不堪命羣盜

眾聚於野

闕六字

罔極公張官具政明武殄暴暴服如

闕一字

人謾不虞廬廬旅旅以晏以處士馴業農力穡工就務商

通貨四者各正爾下日用乃以

闕二字

二年春羣吏更告公

曰溥洳會流暨於城下天雨淫降鴻湧泄岸波積如阜奔

貫乃雉胥恐為魚其日固久公以聚人慾經

闕二字

啟導流

天造層城巖巖居人坦坦闕二德合於無疆冬十月

公告成於先帝洎慶緒嗣凶自洛奔鄴修好於公公不闕四

折闕三得請命焉惟三年二月上以思明作藩於薊臨

長於恒夏四月思明篤敘不供賊鎮威眾俾公如薊將賊

公也公執忠起闕三加害殆六月恒闕二復公闕二惟四

年夏大旱滌滌甫田百穀如焚人曰祈土龍公曰非旱備

乃貶躬之食勤人之闕二神闕一寅闕一朝而雨闕八大

恒有年也惟闕三秋闕一兩旬有五日匪害稼不書

政冬十一月思明外公以其黨辛萬寶張軍闕二伺間焉

惟闕二一月闕四臨公自下流毒畿闕三延於平人人用

齋咨涕洟籲公如天公曰不戢乃暴負乃人夏四月戮萬

寶於闕一門敦行王法保和闕一極闕三朝義闕一逆宗

公主五州之侯或曰厚賦人公盡人蒿焉封政不賦乃聳

善抑惡發滯剋佚蔽惠昭利六教既闕一孳等心於是文

訪於易易獎之文訪於定定宗之文訪於深深修之文訪

於趙趙齊之克諧五州允奉如一虜不我制公用哆然惟

八年闕二月公大開山東受命王也初朝義播亡係命於

公自公歸朝是翦厥翼翌日公會王師於趙郊恭行伐闕一

字

獨夫惴惴天用勦焉時戎羯飲化爰方啟行夫戎性奢
貪蔑煞俘軼殫寶虔劉暴骨厚厲於懷人南自相魏邢貝
東至滄德瀛鄭匹夫匹婦蕩在草莽越踐公境宣服公威
惕惕瞿瞿攝進成序若公在首五州之人無荒寧風行於
冀冀億之境願附公昭請於上上集下望申命用良冀人
熙熙嗜化永休惟九年冬帝念宗臣特拜右僕射端武主
戎總經外政欽酌彝典敬揚天心繫公德載於人人以蕃
殖翼贊三主鋪敦四凶聖咨乃賢神被乃祿其惟有終旨
才恒中耆老賈審祥等師錫言曰奸臣反常迭起東土人

用塤黷殆無指告惟公牧恆天眷爾下爾有君臣公正爾
有父子公保爾有災厲公奠爾有稼穡公成微公疇依恆
大圯也賡曰昭茂德崇豐碑阜成於文庶永於世克建樂
石勗揚頌聲頌曰

惟君配天惟臣配君嶠嶠我公爲君武臣翼贊皇家奄有
世勲大盜蹢蹢荒我東鄙孔填不夷元元靡恃恆人保公
乃有父子我沴載懲我年載登我用有孚爾無不承貞石
峨峨永以垂頌惟公之德不崩

王綽

綽上元中進士

代路冀公賀改元赦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書大赦天下改元罪無輕重一皆蕩滌率土生靈孰不歡抃臣聞生植長育天地之大德在宥布和后王之盛典伏惟皇帝陛下以道御時與天合運當文武之際恢中興之功轉黃道而三象昭明鼓洪鑪而二儀貞觀方告成於郊廟且降祉於人神而猶旁詢時議中守謙德爰輟盛禮載布湛恩正元氣以紀年惠人心而垂化緩死申柔服之義念功宥脅從之徒然後用唐虞官

人之訓追周漢考績之法節用所以厚下懋賞所以勸勞
誠明動天地利澤施四海大易云神武不殺太上稱仁方
之聖猷實有懋德臣謬專方鎮獲奉明詔疲劣何幸沐浴
皇風欣抃之至倍百恒情

郭少聿

少聿太原人

黃山三祖塔銘

并序

原夫象教東傾正宗西域大塊連鑄造化無功應現十方
漸流萬品惟正覺之元妙也傳如來之正教得佛法之寶

印者即我和尚三祖諱璨矣澄神寂靖散識歸貞耆艾相承傳云黃山東是有窀穸元宮焉歿故僧智藏尋此勝山經邁銘記苔文半滅微辨云和尚諱璨矣遂瞻仰於青山之下頂禮於荒墳之前於大唐廣德二年歲次乙巳發心建啟靈塔元宮之上未圓備卒此助成僧智空觀此營修果未圓滿師資相傳願緒構興功德主霍待璧孫待敬等各施淨財成茲勝業各願生生值善四行果圓難苦脫塵又爲大唐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聖化無竭大寶常存福祚遐長萬品安樂蠢動含靈同霑斯福於唐大曆二年

哉況忠孝侯之傳鵠印唐堯之代即有此官伏念美名請
依前諡

叔孫元觀

元觀蕭昕同時人

仲冬時令賦

以題
為韻

乾知大始變化惟眾白日貞輝以著乎運行素月虧盈以
紀乎孟仲陰既往而陽受暑既驟而寒送景長而土圭可
測氣肅而玉律潛中若乃搖落既謝戚戚無悰霜雪凝凌
以戒節天地閉塞而成冬義和在茲敬授人時周之正則

建子爲首冬之夜則問如何其北斗闌干乘招搖而直子
元堂在座列羣后以聽辭冬之日可愛聞乎魯史一之日
感發著乎豳詩其神元冥厥德在水其器閔奄事官有司
植元珪以絰櫛乘元輅以載旗順物以終乃安其性因宜
制節用必克正使夫有爲而天下御正無事而天下分定
先王以之狩田孝子以之溫清萬人以之休息羣辟以之
殷聘一以明國家之盛再以誦昭事之令夫惟敗度起功
逆時興務重其徭役急彼征賦動衆不隨其物宜馭人不
以其寬裕災異必降甲巳之氣乘癘疾必行哭泣之哀聚

則知邦國興否噫時令之可懼

徐浩

浩字季海越州人舉明經累官金部員外郎遷憲部郎中
肅宗立召拜中書舍人兼尚書右丞除國子祭酒代宗朝
拜工部侍郎封會稽縣公德宗立拜彭王傅進郡公建中
三年卒年八十贈太子少師諡曰定

書法論

周官內史教國子六書書之源流其來尚矣程邈變隸體
邯鄲傳楷法事則樸畧未有能工厥後鍾善正書張稱草

聖右軍行法大令破體皆一時之妙近古以來蕭永歐虞頗得筆勢褚薛以降自謂不譏矣人謂虞得其筋褚得其肉歐得其骨當矣夫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翱翔於百步肉豐而力沈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凰矣歐虞爲鷹隼陸褚爲翬翟焉歐陽率更云蕭書出於章草頗爲知言然歐陽飛白曠古無比余年在齠齔便工翰墨忘寢與食胼胝筆硯而性不能逾力不可強勤而逾拙勞而無功區區碑石之間矻矻几案之上亦古人所恥吾豈忘情耶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殷鑒不遠何

學書爲必以一時風流千里面目斯亦愈於博奕亞於文章矣發揮聖賢事業其由斯乎初學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未去能何有焉字不欲疎亦不欲密亦不欲長亦不欲短小展令大大感令小疎肥令密密瘦令疎斯亦大經矣筆不欲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側豎令平平峻使側捷則須安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永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張公精熟號草聖永師拘滯終著能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夕所能盡美俗云書無百日工蓋悠悠之談也宜白

金史卷之四十一
二
首工之豈可百日乎汝曹年未弱冠但當研精覃思心
目想時復臨本驗其短長可致佳境耳鍾太傅坐則畫地
數步卧則書被穿表裏由是乃爲翰墨之龜鑑耳

古跡記

自伏羲畫八卦史籀造籀文李斯作篆書程邈起隸法王
次仲爲八分體漢章帝始爲章草名厥後流傳工能間出
史籀石鼓文崔子玉篆呂望張衡碑李斯嶧山碑會稽山
碑蔡邕鴻都三體石經八分西岳光和殷華馮敦等數碑
并伯喈章草並爲曠絕及張芝章草鍾繇正楷時莫其先

衛瓘索靖章草王羲之真行草草桓元草謝安王獻之羊
欣王僧虔孔琳之薄紹之真行草永禪師蕭子雲真草虞
世南歐陽詢褚遂良果師述師真行草陸柬之臨書臣先
祖故益州九隴縣尉贈吏部侍郎師道臣先考故洛州刺
史贈左常侍嶠之真行草皆名冠古今無與爲比從齊梁
以後傳祕此書跋尾徐僧權唐懷充姚懷珍滿騫朱異等
署名太宗皇帝肇開帝業大構圖書寶於內庫鍾繇張芝
芝弟臯王羲之父子書四百卷及漢魏晉宋齊梁雜跡三
百卷貞觀十三年十二月裝成部帙以貞觀字印縫命起

居郎臣褚遂良排署如後

雷琴銘

石山孫枝樣翦伏羲將扶大隱永契神機

唐徐氏山口碣石題刻

至德二年上在鳳翔應制扈從闕中書門下闕上各贈父

祖一人官闕任中書舍人兼尚書右丞集賢殿學士正月

二十八日制贈公尚書吏部侍郎及上還京廣德元年八

月二十一日制復贈公嗣子故銀青光祿大夫洛州刺史

上柱國嶠之左散騎常侍洛州府君歷典趙衢豫吉湖洛

六州開元二十四年薨葬於洛陽石橋東北十里浩自吏部侍郎貶明州別駕歸鄉拜掃換山口碣石題此額篆

唐尚書右丞相中書令張公神道碑

有唐既受命在太宗時有若梁公房鄭公魏衛公李格于皇天在高宗時有若梁公狄格于上帝在中宗時有若漢陽王張扶陽王桓興復宗社在元宗時有若梁公姚廣平公宋燕公始興公二張中興王業夫以天柱將傾大盜方起一振綱目再闡皇猷始興公爲之公諱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其先范陽方城人軒轅建國弦弧受氏良位爲帝

華才稱王佐或相韓五葉或佐漢七貂代有大賢時稱盛
族四代祖諱守禮隋鍾離郡塗山令曾祖諱君政皇朝韶
州別駕終於官舍因爲土著姓大父諱胄越州剡縣令列
考諱宏愈新州索盧縣丞贈太常卿廣州都督皆蘊德祿
光力行未舉地積高而成嶽雲久蓄而作霖是生我公蔚
爲人傑弱不好弄七歲能文居太常府君憂柴毀骨立家
庭甘樹數株連理王公方慶出牧廣州時年十三上書路
左燕公過嶺一見文章並深提拂厚爲禮敬弱冠鄉試進
士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揚一舉高第時有下等謗議上

聞中書令李公當代詞宗詔令重試再拔其萃擢秘書省
校書郎應道侔伊呂科對策第二等遷左拾遺封章直言
不協時宰方屬辭滿拂衣告歸太夫人在堂承順左右孝
養之至閭里化焉始興北嶺峭險巉絕大庾南谷坦然平
易公乃獻狀詔委開通曾不浹時行可方軌特拜左補闕
尋除禮部司勳二員外郎加朝散大夫超中書舍人封曲
江縣男轉太常少卿出冀州刺史以庭闈在遠表請罷官
改洪州都督徙桂州都督攝御史中丞嶺南按察兼選補
使黜免貪吏引伸正人任良登能亮賢勞事澤被膏雨令

行祥風屬燕公薨落斯文將喪擢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
副知院事時屬朋黨頗相排摠窮棲歲餘深不得意渤海
國王武藝違我王命思絕其詞中書奏章不愜上意命公
改作援筆立成上甚嘉焉即拜尚書工部侍郎兼知制誥
扈從北巡便祠后土命公撰赦對御爲文凡十三紙初無
藁草上曰比以卿爲儒學之士不知有王佐之才今日得
卿當以經術濟朕累乞歸養上深勉焉遷公弟九皋九章
官近州里伏臘賜告給驛歸寧遷中書侍郎丁內憂中使
慰問賜絹三百匹奔喪南訃祔墓先塋毀無圖生嗑不容

粒白雀黃犬號噪庭塋素鳩紫芝巢植廬隴孝之至者將
有感乎既卒哭復遣中使起公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口敕敦諭不許爲辭聞命號咷使者逼迫及至闕下懇請
終喪手詔曰不有至孝誰能盡忠墨縗之義不行蒼生之
望安在朕以非常用賢曷云常禮哀訴即宜斷表賜甲第
一區御馬一尋遷中書令集賢學士知院事修國史初公
作相也奏差擇元戎皆取良吏不許入請罷賞戰功減諸
軍兵省年支賜諛臣僂議事竟不行明年公奏籍田躬耕
禮節加金紫光祿大夫進封始興伯每天長節公卿皆進

寶鏡公上千秋錄述帝王興衰以爲鑒戒公直氣鯁詞有
死無貳彰善瘴惡見義不回范陽節度潁王湮奏前太子
索甲二千領上乃震怒謂其不臣顧問於公公曰子弄父
兵罪當笞況元良國本豈可動上因涕泣遂寢其奏武貴
妃離間儲君將立其子使中謁者私於公曰若有廢也必
將興焉公遂叱之曰宮闈之言何得輒出御史大夫李公
尚隱太府卿裴佖先不禮中官皆忤上旨必在殊譴公全
度焉幽州節度張公守珪緣降兩番斬屈突干將拜侍中
涼州節度牛仙客以省軍用將拜尚書並觸鱗固爭竟不

奉詔平盧將安祿山入朝奏事見於廟堂以爲必亂中原
固請戮之上曰卿以王衍知石勒此何足言無何用兵爲
虜所敗張守珪請按軍令中留不行公狀諫曰穰苴出軍
必誅莊賈孫子行令亦斬宮嬪守珪所奏非虛祿山不當
免死再三懇請上竟不從邊將蓋嘉運等上策密發將士
襲平西戎公以爲不可妄舉結後代讐非皇王之化也上
又不納及羯胡亂常犬戎逆命元宗追嘆曰自公歿後不
復聞忠讜言發中使至韶州弔祭其先見之明有如此者
學究精義文參微旨或有興託或存諷諫後之作者所宗

仰焉上表論事事多樞密入皆削藁人莫得知常以致君
堯舜齊衡管樂行之在我何必古人由是去循資格置採
訪使收拔幽滯引進直言野無遺賢朝無闕政百揆時序
庶工允釐同儕見嫉內寵潛構罷公爲尚書右丞相初不
介意居之坦然執憲者素公所用劾奏權臣豸冠得罪借
以爲累貶荊州長史三歲爲相萬邦底寧而善惡太分背
憎者眾虞機密發投杼生疑百犬吠聲眾狙皆怒每讀韓
非孤憤涕泣沾襟開元二十八年春請拜掃南歸五月七
日遘疾薨於韶州曲江之私第享年六十三皇上震悼贈

荊州大都督有司謚行曰文獻公粵來歲孟冬塋於洪義里武臨原近於先塋禮也夫人桂陽郡夫人譚氏循州司馬府君誨之子也淑慎宜家齊莊刑國珮環有節纂組皆工幼作女儀長爲內則太夫人樂在南國不欲北轅克勤奉養深得婦禮至德二年十月六日終於私第春秋七十有七晝哭闔門日月綿遠同塋異穴卜兆從宜公仲弟九臬宋襄廣三州刺史採訪節度經畧等使殿中監季弟九章温吉曹等州刺史鴻臚卿腰金拖紫三虎爲榮立德行政二馮推美嗣子拯居喪以孝聞立身以行著陷在寇逆不

受僞官及收復兩京特制拜朝散大夫太子右贊善大夫
孫藏器河南府壽安尉永保先業克秉義方姪殿中侍御
史抗文吏雅才清公賢操以兄拯早世姪藏器幼孤未建
豐碑乃刻樂石用展猶子之慕庶揚世父之美浩義深知
已眷以文章禮接同人惠兼甥舅薄技效德無愧其詞銘

曰

鳳生丹穴鵬翥南溟天乘粹氣地發精靈傑出我公揚於
王庭甫稱降神說表騎星學究經術文高宗匠再掌司言
爰立作相忠義柱石謀猷帷帳王綱允釐帝采惟亮退居

右揆出守南荆元鶴緝翼青蠅營營不瞑猶視雖歿如生
昭昭令名千古作程

封演

演天寶中爲太學生大厯中官邢州刺史貞元中厯檢校
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

說潮

余少居淮海日夕觀潮大抵每日兩潮晝夜各一假如月
出潮以平明二日三日漸晚至月半則月初早潮翻爲夜
潮夜潮翻爲早潮矣如是漸轉至月半之早潮復爲夜潮

月半之夜潮復爲早潮凡一月旋轉一匝周而復始雖月有大小魄有盈虧而潮常應之無毫釐之失月陰精也水陰氣也潛相感致體於盈縮也

魏州開元寺新建三門樓碑

先王立清廟修百祀所以展嚴禋祈景福今釋門之有塔寺亦像教之崇建福焉或謂之人祠或謂之精舍或謂之伽藍或謂之招提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河朔之州魏爲大魏之招提開元爲大開元者在中宗時草創則曰中興在元宗時革故則曰開元道無常名隨時而已矣寶應初歲

王師北伐奮其威武或以火攻秉秬翁其延燒積薪吁其
可撲由是寺門夷蕩鞠爲灰燼緇侶往來莫庇風雨耆老
興嘆衣冠疚心共甘沒齒不覩興復洎開國田公之在魏
也勒四封之人而撫之閱三軍之實而補之戎務之閑諗
於僧曰彼道場勝地麗譙餘址堙替厯稔未之克修吾儕
闔廬猶設鍵閉矧乎尊像之所在福田之所植臺觀有素
其可闕乎始吾之來有意於此惟是緝綏申做以供禦上
事故未遑也今原野墾府庫實昨庶安居徒逸而締構不
備豈吾心哉即持俸錢遠度山木匠伯獻藝役夫僉功時

大軍之後良材一罄龍門上游下楫仍阻公乃使河中府以營建之旨咨於台臣精誠內馳萬里潛契山不吝寶貞松大來炎涼未再水濱如積驚和嶠之千丈慙慶氏之百車操繩墨運斤斧者得以功成而不溷亦由材之備矣既立三門鎮之層樓又像雙闕校之連閣費宇若畫棟桴干雲華投蓋而靡及羸抱關而方啟上可以迴眺百里覽川原林麓之富下可以俯瞰萬室察舟車士馬之殷崇乎信一時之壯觀而全魏之卓絕也初樓之經始僧徒皆惑以爲舊制已廣後難及也迨樓之集事僧徒皆喜以爲有加

於前無不及焉其中長老或涕而言曰此寺自神龍至於寶應五十有七年而遇焚毀自寶應以至於茲十有三年而復舊物非夫上天悔禍諸佛護念則前功幾乎泯絕大功不能爲謀尚何見斷礮之制丹雘之制煙聚霧合聲馳響應若斯之神速者已是知田公之勇於信施極於修葺非人力也如來付囑大臣有旨哉公頃曾入寺虔恭作禮有舍利兩粒降於其瓶光明圓淨瑩徹心目蓋舍利者非常之瑞雖一粒二粒乃至多粒供養功德以金身等遂於寺內起塔二所而分葬焉入塔之辰見祥雲靈鶴徘徊其

上百千人俱歎未曾有得不謂道心純至而冥佑薦委耶
公又以此寺經典舊多殘缺哀彼學徒訪聞無所乃寫一
切經兩本并造二樓以貯之三四五佛初中後善龍宮所
不備矣耳所未聞莊嚴圓滿卷帙充足其闡化之功力有
如此公體資海岳德邁人天深了因果高謝繫縛復於此
寺度幼子一人俾修淨業以傳法印妙莊故事禳祛前軌
既歷多劫公能繼之其樹善之規有如此噫建三門惠也
制雙塔誠也繕羣經智也度幼子慈也有一於此且長享
百祿慶流後裔況能備茲四者加以氣懾貔豹心雄鐵石

一爲蒼生之父母一爲天子之股肱受登壇之寄畫雲臺之像未云多也公令弟御史大夫兼貝州刺史北平郡王廷琳雅量沖遠天姿穎出內安黎庶紹龔黃之名外鎮封疆宏魯衛之政公愛子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悅駕部郎中兼御史中丞綰從子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昂等皆才傑而妙器周而敏卓然自立克茂家聲如龍如虎森森翼翼豈必觀懿氏之兆而後識其昌聽卜偃之說而乃知其大論者以開元天寶以來北平士望腰金拖紫者多矣未有如公弼諧帝室總統方面侯王將相萃於一門數十

年間光華照灼雖方召衛霍輯寧周漢垂名竹素曷以過
之寺主僧法敬昂公所度之子也幼而聰達閑於禮訓求
封君之錫土慕太子之踰城上座僧志高都維那僧道圓
及諸徒眾等並精通妙法堅持密行名稱普聞威儀無缺
遠則澄釋繼踵近則福寂比肩莫不欽公之徽猷承公之
令範懼瓊琚之匪報思鼎彝之有銘聿相與轉石山足立
碑門右以無忘我田公之茂績其詞曰

碣石巉巖滄浪沖融蘊茲間氣生我田公道可濟時材任
理戎擁旄杖鉞作藩於東八座爰涉三台累踐人臣寵榮

今古或鮮祇率常命式敷奠典殊勲載崇真門日闡三門
峩峩舊址已傾刊木萬里匪公誰成雙塔巖巖光現是呈
運甃千夫匪公孰營無量法寶允資流布有梵有室所聞
必具無量眷屬允資佛護若女若男遇緣則度儉德凜如
清心澹如傾家以施內不畱儲恢我佛乘壯我禪居永綏
福壽其樂只且

寶叔蒙

叔蒙大厯中浙東處士

海濤論

原天地之本始不知根荄孰先蓋自坯璞卵胎並鼓於太
素也天人之變古今言者詳矣著之成說存諸史冊故無
以間然而地靈之推運水德之經緯則夫恒數與天並驚
探而究之可得歷數而計之也前史氏蔑如不記其無乃
有闕典乎夫陰陽異儀而反違以其反違故賴以相資是
故天與地違德以相傾剛與柔違功以相致男與女違性
而同志造化何營蓋自然耳若夫凝陰以結地融陰以流
水鍾而爲海派而爲泉或配天守雌或制火作牝觀其幽
通潛運非神謂何是故潮汐作濤必符於月百泉不息以

經地理猶三光未息之健於天也晦明牽於日潮汐繫於月若煙自火若影附形有由然矣馳輪不轉轂固無是也地載乎下羣陰之所藏焉月懸乎上羣陰之所繫焉太漠水府也百川之所會焉北方陰位也滄海之所歸焉天運晦明日運寒暑月運朔望錯行以經大順小異以合大同是大運廣度也夜明者太陰之主也故爲漲海源月與海相推海與月相明苟非其時不可踵而致也時既來不可抑而已也雖謬小準不違大信故與之往復與之盈虛與之消息蟬蛻伺日蜃蛤候月薺以晨榮薄以晦零況海月

乎方諸接明水陽燧延景火昭昭乎見日月之感致矣